

# 梁实秋

谈古论今，旁征博引，  
融贯中西，  
化俗为雅，集

雅人、达士、学者文章为一体。表里谐调，

文质彬彬，淑世心怀，醇厚

甘甜，于精神生活亦不可或缺。

## 雅舍 杂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实秋

I266

109

89333



\*200409717\*

雅舍 | 杂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季永桂  
封面装帧 王晓阳

梁实秋雅舍杂文

梁实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分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5.25 插页3 字数115,000

1993年9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20,000

ISBN 7-208-01595-3/Z·93

定价 5.15 元



梁实秋，当代最负盛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之一。本名梁治华。原籍浙江钱塘。1903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即赴美，入科罗拉多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英语和英美文学。1926年回国，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1949年6月赴台后，又任台湾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其著作甚丰，有《雅舍小品》（一至四集）、《雅舍杂文》、《槐园梦忆》、《梁实秋论文学》、《英国文学史》等卅余种，并译有《莎士比亚全集》、《织工马南传》、《咆哮山庄》等。还主编了《远东英汉大辞典》等数十种英汉辞典和英语教科书。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 出版说明

本书原由台湾正中书局 1983 年 3 月出版，1991 年 12 月又据初版本第四次印行。现经梁实秋夫人韩德荣（艺名：韩菁清）女士授予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大陆专有出版权后，我们将此书编辑出版。

在编辑过程中，为忠实原著，我们除对个别文字及某些标点符号、纪年法作了技术处理，个别篇目作了次序调整后，其余均一仍其旧。

为使读者对梁实秋及本书著作权诸问题有所了解，我们并约请了叶永烈先生写了“代序——我看梁实秋”一文及“后记”。

在本书出版之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了同样由韩德荣女士授权的《梁实秋雅舍小品全集》。

编者

1992 年 10 月

## 代序——我看梁实秋

叶永烈

### 从“毛选”一条注释说起

1991年夏日，我因事去京，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来看我。她刚坐下来，便问我：“新版‘毛选’你看了没有？关于我父亲的注释改了！”那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毛选”，也就是中国大陆人所皆知的《毛泽东选集》，发行量之大、影响之广，其他著作望尘莫及。在1953年所印《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的注释中，这样提及梁实秋：

“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

虽说只是一本书中的一条注释，但是以《毛泽东选集》的权威性，那注释出自“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之手，无疑如同一纸最高法庭的宣判决书，给梁实秋定了“案”。从此，梁实秋在中国大陆便“臭名昭著”，他的在北京的长女也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那时节，梁实秋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绝迹。人们除

了在学习“毛选”时从那条注释中知道有那么个“反革命”的梁实秋之外，便是从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杂文里知道有那么个“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

新近出版的“毛选”第二版，重写了梁实秋条目，笔调变得客观：

“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

据梁实秋长女云：为了写出这条注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曾几度向她征求过意见。后来笔者在访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教授时，他也谈及“毛选”新版的注释经过极为慎重、反复字斟句酌才最后改定的。

“毛选”注释之改，表明大陆官方对于梁实秋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评价。同时，用各种简体汉字印刷的梁实秋著作，亦堂而皇之出现在大陆各新华书店，而且成了畅销书。至于内部翻印的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即便在痛骂他为“乏走狗”的“文革”岁月中，已早在大陆流行。

梁实秋在海峡两岸都称得上“名人”，可是反差却颇大：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在台北谢世时，台湾各报以整版篇幅刊载悼念文章，誉之为“国宝级作家”、“文学宗师”。而在海峡此岸，如上所述，梁实秋一度等同于“反革命”。至于“毛选”新版的注释，虽截然不同于第一版的注释，可又是那般“客观”，未对梁实秋加以评价——他确实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争义颇多的人物，难以评价。

另外，还要提到的是，即便在台湾，对梁实秋的评价近年来

也出现不同见解。台湾评论家宋树凉先生著长文《反面看梁实秋》，尖锐批评了台湾文学界为梁实秋“造神”，主张“赶快把梁实秋送进博物馆”，因为“他是一尊病入膏肓的神，他的文学时代已经随着阴湿发霉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对于梁实秋的评价，一味推崇大可不必，一口否定更不应该。两种极端均不足取。眼下，已是到了可以对他进行一番实事求是的公允的评价的时候了。

### 从事业上看梁实秋

梁实秋兼具三种身份，即学者、文学翻译家、作家。此外，还可以加上一句：半个文学评论家。

作为学者来说，梁实秋的功底是扎实的。他于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科罗拉多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西洋文学，打下很好的基础。此后他执教四十年。晚年，由台湾协志工业丛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印行的他的《英国文学史》（分三卷，近二百万字）和与之配套的《英国文学选》（也分三卷，近二百万字），可以说是他毕生致力于英国文学教学、研究的学术最高成就。另外，由他主编的一系列远东英汉词典及数十种英语教科书，也是他的重要学术成就。他因此博得台湾“三大英文教授”之一的称誉。他的治学态度也是严谨的。尽管有人指出他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词典》的大量讹误，但批评者同时承认，那只是这位“大主编”无暇细顾词典编撰工作而已，不是他“徒有虚名”。

作为文学翻译家而言，他在中国译界矗立起一座丰碑，那便是以三十七年的时间，独力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就译文质量而言，是第一流的。这部巨著的独力译出，为他作为第



一流的文学翻译家一锤定音，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他的超人的毅力，埋头苦干的精神。他与海峡此岸的傅雷旗鼓相当，成为两岸译界两巨子。

作为作家而论，他足以进入中国当代散文高手之列。他的散文代表作是本书《雅舍小品》。他从1939年入蜀居于北碚“雅舍”开始写“雅舍小品”，当年出了第一集，收三十四篇。此后，在1973年出续集，三十二篇；1982年出三集，三十七篇；1986年出四集，四十篇。同年由台湾正中书局印出合订本，共收小品一百四十三篇。此外，他还写过许多散文，但他对“雅舍小品”特别偏爱，自以为稍差的，便不入《雅舍小品》。因此，《雅舍小品》可以说是梁实秋散文的“精品屋”。

台湾关国焯先生以“温柔敦厚、谑而不虐、谈言微中、发人深省”十六字评价梁实秋的散文，颇为中肯。在笔者看来，梁实秋的散文大都具有“十”字形结构，即纵线(古今)与横线(中外)交错，纵横捭阖，清丽流畅。这是由于梁实秋具备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与广博的学识：

- 一、漫长的人生，经历了自清末以来多种历史时代。
- 二、有着中国大陆、台湾、美国“三度空间”生活经验。
- 三、幼时打下良好的中国古文基础。
- 四、精通英语，熟知西洋文化。

他学贯中西，博览古今，写散文信笔拈来，妙趣横生，自然而然形成自己纵横交错的独有特色。

不过，作为作家，他也有明显的缺陷，那便是只能刻意雕琢“小玩意儿”，却缺乏驾驭宏篇巨著的能力。就这一点而言，他远逊于林语堂。另外，他也缺乏虚构的能力。他把大量精力投入翻译莎翁剧作和写英国文学史，那毕竟是为莎翁讲汉语和把英国文学发展史介绍给中国读者，而不是他自己的文学长篇著作。

## 从政治上看梁实秋

从政治上看梁实秋，这是颇为敏感而又无法回避的话题。“毛选”初版的注释，对梁实秋的评价，便全然是政治性的。虽说现在看来明显带着“左”的偏见。

毋庸讳言，海峡两岸对于梁实秋曾有过截然不同的评价，但这并不在于他的学术成就的高低，翻译作品的“信、达、雅”程度和散文创作的优劣，而是在于他的政治态度。

梁实秋第一次引起左翼文人的憎恶，在于“鲁、梁之争”。笔者曾多次访问了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据她回忆，梁实秋生前曾谈及他和鲁迅争论的起因，即他首先批评了鲁迅的“硬译”。当时，梁实秋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所著文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一书，认为“实在译得太坏”，甚至“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鲁迅自己在该书的后记中也说：“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真多；倘将从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剩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梁实秋作为“半个文学评论家”，作为翻译界的同行，对鲁迅提出了批评。他在1929年9月《新月》月刊上，发表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

应当说，如何进行翻译，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在笔者看来，就这个问题而言，梁实秋对鲁迅的批评大体上是正确的。

然而，与此同时，梁实秋在《新月》这一期上，又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否定文学的阶级性。

为此，鲁迅著长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发表于1930

年3月《萌芽月刊》一卷三期。鲁迅猛烈地抨击了梁实秋。鲁迅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产者就是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从“硬译”这样的学术之争，上升到文学有无阶级性这样不同的文艺观之争。紧接着，又进一步发展发展为政治之争。

梁实秋在二卷九期《新月》上，连发两文，内中《“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回击冯乃超在《拓荒者》二期上对他的批评；《答鲁迅先生》则是还击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梁实秋在文章中，把攻击的目标直接指向“××党”：“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英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梁实秋的这些文章，当然激起鲁迅的愤懑。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痛斥梁实秋。这样，鲁、梁之争，演化为共产党、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一场轰动一时的斗争。

步入晚年时，梁实秋也曾说过几句自悔的话。他说：他当时年方二十又六，“血气方刚”。

就政治而言，梁实秋当时的话是失之偏激的。

此后，1938年冬，梁实秋再度成为左翼文人的“众矢之的”。那是他接手主编《中央日报》副刊《平明》。走马上任，他便在1938年12月1日《中央日报》的《平明》副刊亮出《编者的话》。梁实秋与鲁迅的笔战，使他的一举一动都为左翼文人所注意。此刻，他又在政治色彩那般鲜明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任职，自然众所关注。他的《编者的话》有一段本来无可指责的文字，一时间成为密集性批判的对象：“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

最为欢迎，但是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话被归结为“与抗战无关论”（虽然梁实秋已清楚地说了“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第一个开炮的是罗荪，在梁文见报的第五日——12月5日重庆《大公报》即发表《“与抗战无关”》一文，批判“某先生”。梁实秋迅即在翌日《中央日报》回敬了一文，题目也是《“与抗战无关论”》。

由于以上两次论战，使梁实秋成为左翼作家的宿敌。1940年1月，梁实秋再度成为“轰动人物”。那是他以参政员身份（他是在1938年7月以民社党员身份成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该会为咨询机构）参加“华北慰劳视察团”。该团由重庆出发，经成都、西安、郑州、宜昌等地，访问了七个集团军司令部。原计划抵达西安后访问延安，但毛泽东致电参政会，谓慰问团中余家菊、梁实秋两人不予欢迎，该团遂取消延安之行。此事使梁实秋颇为尴尬，一时成为议论中心。

不久，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点了梁实秋的名。“毛选”上有注释梁实秋的条文，便因为此处而提及他。毛泽东的话，实际上是对鲁迅观点的赞同。他说：“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伙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

这样，1943年冬，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之际，梁实秋面临着留还是走的问题，他选择了走是必然的了。

梁实秋到了台湾，照他的资历，当个“教育部长”、“立法委员”之类是不在话下的。他挨过鲁迅、毛泽东的批判，是他难得的“政治资本”。他却如他的朋友蒋子奇给他相面时所言：“一

身傲骨，断难仕进。”他在台湾埋头于书斋和课堂，只担任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之类非政治性职业。他的上千万字的著作都是在台湾写出来的，清楚表明他对仕途的淡泊。

他曾有两次公开论及鲁迅。第一篇《鲁迅与我》发表于抗战时期的《中央周刊》，去台后又写了《关于鲁迅》一文，收于台湾文星书店1964年印行的《文学因缘》一书。他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指鲁迅作品在台湾遭禁）。他指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值得称道”，但也指出，鲁迅的杂文“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

1986年10月，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柯灵在《回首灯火 阑珊处》（《中国现代序跋丛书——散文卷》导言）中，第一个站出来为“与抗战无关论”平反，认为半个世纪前对梁实秋的第二次批判是错误的。梁实秋读罢柯灵文章，即说：“为误判纠正，当然是好事。”（见台湾《联合文学》三卷七期）

## 从个性看梁实秋

就个性而论，梁实秋可以说十分奇妙，集刚柔于一身。

他的刚，表现在他卓尔不群，一旦自己认定了，任凭舆论哗然，他坚持走下去，不会有半点儿动摇。譬如，他年轻时的那场鲁、梁之争；中年时在台湾坚辞任何政职；晚年时又不顾强大的舆论压力与比他小三十岁的歌星韩菁清结为伉俪。

他的柔，又充分表现在他的温情脉脉。他和前妻程季淑一片深情，共同度过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直至她猝死于突发事故。他含泪写下《槐园梦忆》一书，以极为细腻的笔调追述半个世纪的柔情，感人至深。在《槐园梦忆》刚刚出版发行，他又与歌

是韩菁清陷于热恋，短短几个月中写下数十万言情书。笔者读了韩菁清从台北带来的众多的梁实秋情书原件，并编定了《梁实秋·韩菁清情书选》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台湾正中书局分别印行大陆版、台湾版）。他的情书格调高雅，文字清新，又热烈似火——此时此际，他已是七旬老人。婚后，他与韩菁清恩恩爱爱度过十三个春秋。

除了既刚又柔之外，他富有幽默感。他的幽默不是外加的，而是内在的。他的《雅舍小品》，浸揉着幽默感，诸如他称搓麻将为“上肢运动”、“蛙式游泳”等等，令人忍俊不禁，却又是他信笔写来，不是“硬装标头”。他远比号“幽默大师”的林语堂幽默。

他为人细心、细腻，富有怀旧感。他对生活的观察力比别人显得更为细腻，甚至近乎女性格调。他的散文高雅超脱。他的《雅舍小品》以一个“雅”字（虽然原是他的友人龚业雅的名字）贯穿始终，是他的“与抗战无关论”的实践。从头至尾不涉及政治，却十分注重知识性。正因为这样，《雅舍小品》在台湾已重印五十多次，也照样在中国大陆风行。

这篇《我看梁实秋》，算是对这位错综复杂、众说纷纭的人物进行粗浅的评价。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教正。

1992.9.18

## 目 录

代序——我看梁实秋·····	叶永烈 ( 1 )
群芳小记·····	( 1 )
猫话·····	( 16 )
火山! 火山! ·····	( 22 )
清华七十·····	( 27 )
酒中八仙·····	( 42 )
——记青岛旧游	
漫谈读书·····	( 49 )
黑猫公主·····	( 52 )
听戏、看戏、读戏·····	( 56 )
莎士比亚的演出·····	( 60 )
《现代学人散记》新版序·····	( 67 )
谈幽默·····	( 70 )
想我的母亲·····	( 73 )
回首旧游·····	( 76 )
——纪念徐志摩逝世五十周年	
徐志摩的诗与文·····	( 79 )
关于徐志摩的一封信·····	( 83 )
方令孺其人·····	( 86 )

记黄际遇先生·····	( 90 )
悼念王国华先生·····	( 93 )
悼沈宗翰先生·····	( 96 )
悼叶公超先生·····	( 98 )
叶公超二、三事·····	(100)
忆周老师·····	(102)
怀念陈慧·····	(106)
关于老舍·····	(110)
读书苦？读书乐？·····	(120)
《咆哮山庄》的故事·····	(128)
——为我的一部旧译补序	
后记·····	(148)



## 群芳小记

“老子爱花成癖”，这话我不敢说。爱花则有之，成癖则谈何容易。需要有一块良好的场地，有一间宽敞的温室，有各种应用的器材。更重要的是有健壮的体格，和充分的闲暇。我何足以语此。好不容易我有了余力，有了闲暇，但是曾几何时，人垂垂老矣！两臂乏力，腰不能弯，腿不能蹲。如何能够剪草、搬盆、施肥、换土？请一位园丁，几天来一次，只能帮做一点粗重的活。而且花是要自己亲手培养，看着它抽芽放蕊，才有趣味。像鲁迅所描写的“吐两口血，扶着丫鬟，到阶前看秋海棠”，那能算是享受么？

迁台以来，几度播迁，看到了不少可爱的花。但是我经过多少次的移徙，“乔迁”上了高楼，竟没有立锥之地可资利用，种树蒔花之事乃成为不可能。无已，只好寄情于盆栽。幸而菁清爱花有甚于我者，她拓展阳台安设铁架，常不惜长途奔走载运花盆、肥土，戴上手套做园艺至于忘寝废食。如今天晴日丽，我们的窗前绿意盎然。尤其是她培植的“君子兰”由一盆分为十余盆，绿叶黄花，葳蕤多姿。我常想起黄山谷的句子：“白发黄花相牵挽，付与傍人冷眼看。”

菁清喜欢和我共同赏花，并且要我讲述一些有关花木的见闻，爱就记忆所及，拉杂记之。